

● 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 ●

实斋



章开沅著

東方出版中心

● 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 ●

实斋

笔记

章开沅著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实斋笔记

章开沅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1.2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268千字 插页2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 1-8,000

ISBN 7-80627-269-0/K·15

定价: 18.00元

编者前言

这是一套由我国现当代著名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笔记丛书，可供学界、知识界及广大文史爱好者研究学习、阅读欣赏，以丰富学养，增广见闻。

笔记是我国传统的文体之一。历史上，自汉代以来，学术笔记层出不穷，代表作如汉应劭《风俗通义》、宋沈括《梦溪笔谈》、清赵翼《陔余丛考》，皆极具考据、辨证价值。笔记内容大都为记见闻、辨名物、释语辞、述史事、写情景等。其特点是，偶有心得，随笔记录，虽零星琐碎而不忘，题材广泛，上天入地，虽散漫驳杂亦不厌。由于文章短小，却多新意，内容不拘，而涉猎广阔，自古以来，颇受世人重视。然而多年来，学界已养成好发宏论的风气，一个论点，一个新题，不动笔则已，动笔则万言十万言，似乎不成论文、专著，不足以讲清道理，以致鸿篇巨制满眼，遂有灾梨祸枣之讥。为纠此偏，今特编纂一套“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以发扬笔记在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中所具有的独特的积极作用。

学人笔记，多累积经年，小玃片玉，埋没可惜，能摭拾汇为一札，公之于世，诚学界之幸事。至于有的已作为单篇发表者，贵其能独出机杼，别具手眼，亦酌情周纳，以增本丛书光彩。

本丛书在编纂过程中，承蒙作者大力支持合作，谨在此深致谢忱。

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8月

FC23/10

斋名溯源——代序

我本无斋，何来斋名？乃因这套丛书统一命名《×××（斋名）笔记》，聊以虚应故事罢了。

可能有人怀疑，读书人岂能无书斋？殊不知古今中外，世上没有书斋的读书人多矣哉！在下即曾长期为其中一分子。忆往昔，两代人挤住一室，或一室半，或无厅且共用厨房厕所之两小室，内人为保证两位千金做作业，常以缝纫机代替书桌，又有多少空间可以布置书房？“文革”期间沦为重点批斗对象，大批书籍或毁于火，或半卖半送给旧书店，仅奉命搬家即拖走两大板车。近阅《堪隐斋随笔》，始知嗜书如命的谢兴尧前辈亦有类似遭遇，伤哉！

直至1980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以外国学者来访者渐多，得以“破格”住进四室一厅的教授楼。虽然是高踞夏天奇热冬季酷寒的顶层，已成全校众多同事羡慕不已乃至略有烦言之对象。全家喜出望外，仿佛一步登天。妻子怜我历经磨难，慨然留大房一间，摆满书架，俨然书斋。书籍扬眉吐气，主人握笔欣然；思如泉涌，文似天成，其乐无穷。然而好景不常，斋名尚未拟就，忽膺校长之选。书房顿时成为办公室之外延，或可称之为全天候的接待室，电话铃声频起，不速之客常来，书且难读，遑论斋名？曾忆蔡元培先生所言：我本来是个可以做点学问的人，却从未想到会当大学校长，每天要见许多不愿见的人，要说许多不愿说的话……。而现今大学校长之难当，较之五四时期更有甚焉！

岁月如流，又复蹉跎六年。幸而上级念我迟暮，允许辞去教职，得以重操故业。自1990年起，先后在美、日、台、港各大学，或

任教,或研究,历时已逾四年。海外萍踪,飘泊无定,虽有伏案笔耕之所,毫无书斋归属之感。且海外高校教授备课室,一概称为 office(办公室),连辅导学生时间亦称 office time。室内电话、电脑一应俱全,上班下班与行政职员无异,所以很难认同为传统的读书撰述之所。

1995年夏,行云野鹤,重返故园。不久又有幸迁入学校新盖的“博导楼”,由于已属资深行列,得免“顶天立地”之憾。贤妻慷慨如故,仍为我留南向大房一间,且配以一色书架,气派更甚于前。但由于中外、两岸学术交流日多,新书增添过速,虽挖尽潜力亦难以容纳于一室。于是只有为书籍扩张生存空间,见缝插针,无空不入,连小孙女的闺房亦未能幸免。妻虽贤淑,亦有怨言:“你的书把全家最好的空间都占了。”反躬自省,颇觉内疚。过去把大批书籍堆置于床下柜顶,那是人对不起书;如今书多成灾,无限扩张空间,实乃书对不起人。平心而论,书籍固应珍惜,家人亦当爱护。为了正确处理人书之间关系,急忙把一大批书刊运往历史研究所为我保留的办公室。此室宽敞明亮,俯瞰南湖,远眺云天,景色尤甚于寒舍。一介书生,坐拥两间书屋,神游古今中外,情驰天上人间,富贵尊荣于我何足道哉!

然而几经冥想苦思,斋名缺失依旧,其原因似在于自己有思想障碍。长期以来,我对书斋一词陈义过高:专属于己,此其一;功能单一,此其二;品位较高,此其三;主人醇雅,此其四。时至今日,前两条虽已具备,后两条则尚未入流。藏书虽多,但较杂乱,且乏珍本。至于主人,既乏师承之薪传,更无家学之余韵;治学已难大成,岂敢附庸风雅。是以踌躇再三,斋名未定如故。此书之所以取名《实斋笔记》,无非遵从丛书体例,与群贤保持一致,非敢有所志得意满也。

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字实斋,他是浙江会稽人,我则源于浙江湖州荻溪章氏一系,因此决无冒充名牌促销此书之意。我之取名

实斋，乃是借用荻溪章氏第十二世祖节文公的斋名。节文公字实庵，曾在山西做过地方官多年，老家曾藏有林则徐书赠给他的对联和条幅。我至今还保存他的两方印章，一牙质，曰“实斋”；一水晶，曰“率真”。荻溪清芬堂章家这位老实斋（第十二世）与我这个“小实斋”（第十七世）相距约150年，手头虽有一本《浙江湖州荻溪章氏家乘补编》，但过于详近略远，自第十四世以上皆语焉不详，故不知节文公人品与政绩如何，是清官还是贪官？我借用其斋名只是由于欢喜这个实字，随手拈来，懒得动脑筋而已，与彰显祖德毫无关系。对我来说，实即诚实、朴实、扎实，别无其他深奥之意。实是做人治学的根本，应奉为一生言行准则。“东方时空”把一个节目命名为“实话实说”，大约也有此意。但当今之世要做到实字谈何容易，即使中央电视台经常标榜：“东方时空真诚面对群众”，似亦未必能够赢得全体国人的共识。不过有此承诺总比没有好，我就经常欢喜倾听这句字正腔圆的开场白，因为它至少每天都在提醒人们要诚实。

或曰借用祖先斋名岂非犯讳？我则认为这种陈规旧矩早就应该废除。君不见英国皇室从不避讳与先世同名，如乔治六世、伊丽莎白二世之类。即使一般西方平民，大卫、查理、詹姆士等等，也往往好多世代轮番使用。例如解放前颇有名气的基督教中国内地会，其创始人戴德生，英文名字为 James Hudson Taylor。我与他的曾孙戴绍曾为同龄好友，其实这位小戴的英文名字与老戴德生就完全相同。说到底，名字无非是一个符号，本人究竟是什么角色，全凭自己去创造，当然也有待于他人评判与历史检验。

似乎越扯越远，但也不算多余。交代斋名来自何处，以示不敢掠先人之美，更不愿借前贤之光，正是为了力求做到一个实字。

即以此为序。

章开沅

97 香港回归年之暮春于实斋

目 录

斋名溯源——代序	1
----------------	---

卷一 历史寻踪

1. 我的家庭历史	3
2. 我的学术生涯	5
3. 我的人生追求	10

卷二 师友杂忆

4. 中小学老师	17
5. 忆黎澍	23
6. 忆东老	28
7. 诂经谭史,言传身教——纪念钱基博先生诞辰 100 周年	33
8. 忆贝德士	38
9. 忆庆华	44
10. 忆旭麓	47
11. “林章配”	51
12. 忆时岳	56

13. 徐迟之死	58
14. 忆郑君里	62

卷三 海外学记

15. 北美萍踪	67
16. 访美日记	71
17. 芝加哥会议:两岸中国学者第一次正式会晤	106
18. 对日索赔会	110
19. 《革命评论》因缘	114
20. 东京学人	117
21. 京都族群	121
22. 宫崎家族	125
23. “合宿”种种	129
24. 访日日记	134
25. 韩京十日	144
26. 马尼拉印象	151

卷四 域外寻史

27. 日本天水町黄兴题诗	161
28. 孙中山致黄芸苏亲笔函	163
29. 唐绍仪手书山田良政墓志铭原稿	166
30.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版本问题	168

31. 《容星桥逝世纪念册》	169
32. 《山东革命先烈碑传录存》	173
33. 布斯文件	175
34. 晚晴园史事	185
35. 居正有关土地改革的设想	189
36. 李宗仁致居正函	194
37. 日本镌刻《海国图志》相关版本	198
38. 《旅美三邑会馆简史》	201
39. 新加坡白氏公会	207
40. 贝德士文献	209
41. 《贝德士手稿选辑》	212
42. 《西文东方学报论著举要》	215

卷五 辛亥期刊

43. 《旧学》——《汉声》闰月增刊	223
44. 《萃新报》	224
45. 《东浙杂志》	228
46. 《浙源汇报》	229
47. 《天义报》	231
48. 《衡报》	239
49. 《革命评论》	243
50. 《新世纪丛书》	247
51. 《觉民》	249
52. 《克复学报》	250

53. 《女报》临时增刊及其他	251
54. 《日新学报》第一篇	253
55. 《海外丛学录》第一期	255
56. 《常昭月报》.....	256
57. 《爱国报》.....	260
58. 《京都日报》.....	261

卷六 史料拾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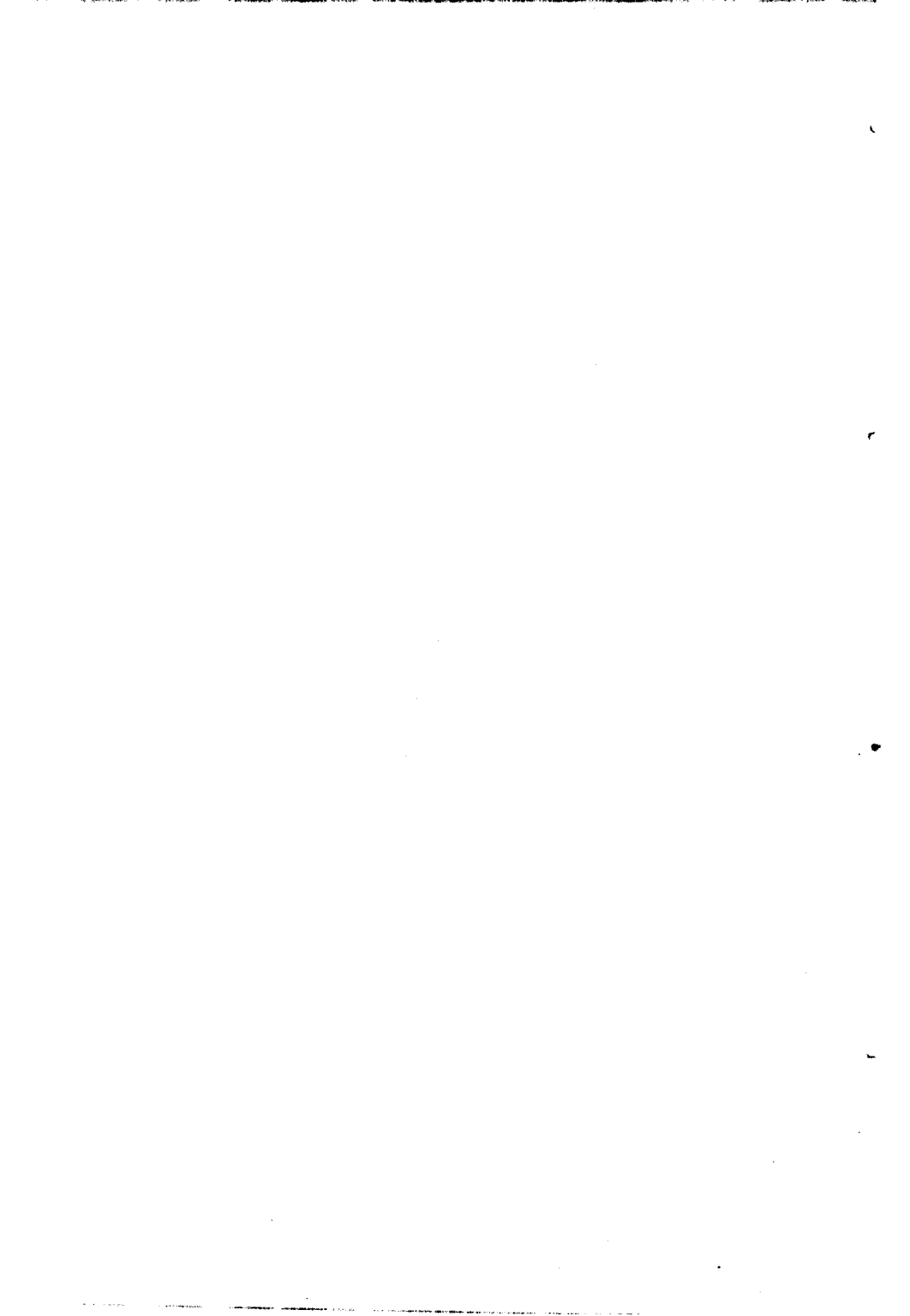
59. 赵凤昌藏札	267
60. 张謇赠通师毕业生诗	270
61. 旅通韩人金泽荣	273
62. 严修赞张謇	278
63. 黎元洪私档	278
64. 杨东莼谈社会历史调查	280
65. 《盛世危言》版本补遗	281
66. 许寅辉撰《客韩笔记》	286
67. 王先谦自批《虚受堂文集》.....	294
68. 劳乃宣同情农家疾苦	295
69. 庐山图书馆西文藏书	297
70. 庐山图书馆中文藏书	301

卷七 治史偶感

71. 因诗悟史	305
----------------	-----

72. 史学寻找自己	308
73. 治学不为媚时语	312
74. 历史的公正	313
75. 历史的公正(续)	316
76. 史学与政治	319
77. “头是×姓物”	321
78. 对话与理解	323
79. 历史的复杂性	327
80. “拉比”现象	330
81. 广义的对话	333
82. 贵在通识	335
83. 集团·群体·中间层次	338
84. 离异与回归	340
后记	342

卷一 历史寻踪



我的家庭历史^①

我的老家在安徽芜湖青弋江畔。童年的记忆早已变得模糊，只记得对岸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每到春季油菜花开，触眼是灿烂的金黄，与岸边绿色的垂柳相映成趣。

但家里的人们从来都把自己的籍贯填报为浙江吴兴（今湖州市），至今连我们兄弟的下一代亦复如此。我从小流浪在外，对家族历史了解甚少。幸好大哥作为长房长孙，还保存着一本《吴兴荻溪章氏家乘补编》（1944年版），才使我粗略地获知自己的家世渊源。

荻溪亦称荻港，因水中芦苇丛生、无边无际而得名。聚族而居的章氏最初似乎没有什么显赫的祖先。一世祖、二世祖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二世祖的牌位上“题曰处士”，可能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三世到五世均系一脉单传，直至六世才算有了兄弟三人。自此人丁逐渐繁衍，从九世开始分成若干祠堂，我家属于清芬堂。荻港地少人多，出外谋生者渐众，尤以经商、游幕者为多，我家先人大概就是游于业幕而侨居外省。

① 1995年年初，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以“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名义邀我前往讲学。为满足许多友人的要求，我在一次全院师生参加的周会上，作了题为“历史寻踪”的讲演，概略地介绍了我的家世和学术生涯。由于许多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据该院李院长说大概只有30%的人真正了解演讲的内容。所以，我感到有必要自己动手把讲话稿整理成为文章。今本篇收入本卷中。

据文献和实物可考者,从我们的十二世祖实庵公开始才进入仕途,成为官僚世家。实庵公在晋、陕两省做过知府或道台之类官员,家中曾长期保存着林则徐书赠给他的条幅和对联,可惜焚毁于“文革”中“扫四旧”之际。十三世祖怡棠公亦曾任地方官员并一度入左宗棠幕府,以前老家曾存有他手书的诗词结集,但早已无可查寻。大约正是由于怡棠公的渊源,十四世祖干臣公(我的曾祖)少年从戎。于光绪二年(1876)以监生报捐州同身分投效左宗棠西征大营,转战于新疆南北两路。1880年以军功补知州,并在左营经办哈密屯防。西征结束后,历任安徽抚署文案、牙厘局提调、无为州知州、怀宁县(安徽首县)知县等职。

干臣公是我们家人心目中的英雄。其实他的仕途并非得意,后来在宣城任内,因上级对当地“教案”肇事民众处分过重,愤而辞职。甲午战后转而投身实业,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下海”。1896年在芜湖创办益新面粉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工厂,正式开工比南通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还早两年。嗣后他又在安徽当涂以新法开采凹山铁矿,并在上海设立宝兴铁矿公司。宝兴铁矿有自己的铁路和码头,矿石主要是外销日本八幡制铁所,堪称是今日马钢的前身。干臣公进取心很强,晚年还曾与开滦公司协议合办开平煤矿(我的大哥即以开平为名),不幸在1920年初因病早逝。此后家人不善经营,加以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政府的巧取豪夺,两家公司先后被政府“劫收”或宣告破产。

及至我出生之日,家道已逐渐中落,我并未看到先辈当年的辉煌。我之所以追忆往事,无非是因为这种家世对我的学术生涯有两点影响。一是由于干臣公的事迹,诱发我研究张謇的兴味,也有助于我对张謇的理解;二是由于这样绅商门第的背景,有利于我与自己某些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使我得以结识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后裔。记得1963年秋天,我们学校的老院长杨东莼先生,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把我借调进京,协

助征集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并指派我经常与章士钊（行严）先生联络。他在带我去史家胡同章府初次拜会之前，曾悄悄问我：“你与行老有无宗亲关系。”我说：“没有。他是湖南人，我是浙江人。不过我的堂伯章宗祥倒是与他有北洋同寅之雅。”东老非常高兴，连忙嘱咐我说：“很好，老辈人特别重视世谊，这样便于你和行老深入交谈。当然，章宗祥名声不好，但你不必有所顾虑，万一引起什么麻烦，由我负责。”那时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调响彻云霄的年代，所以东老才作如此似乎是多余的解释。果然，行老见到我倍加亲切，待我以世交子弟情谊。事后他曾对夫人吴弱男说：“我见到仲和（章宗祥的字）后人，人品，学问都好。”其实我属清芬堂一支，章宗祥属振麟堂一支，并非很近血缘关系。但总算因为这点宗族渊源，行老对我撰写张謇传稿颇为关心，在我一部分张氏未刊信札笺注上作了认真的批注和订正。至于其他历史人物或其后裔为我提供的资料等多方面帮助，这里就不必一一缕述了。

2

我的学术生涯

我有幸成为一个历史学者，或多或少出于偶然。

中学时代，酷爱文学，勤练写作，由于牢骚太甚，语多冷峭，同学间有以“小鲁迅”相称者。我虽不敢有此非分之想，但确实很想将来成为一个文学家。

大学时代，虽然在历史系读书，但并未树立此项专业思想。除听课与应付作业、考试以外，爱读文学作品与其他社会科学书籍，